



坚守：1941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坚守:1941/郭明辉著.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1.11
ISBN 978-7-5396-3792-1

I.①坚… II.①郭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68738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曾 冰 刘冬梅 装帧设计:许含章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3533889

印 制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4456946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23.5 字数:400千字

版次: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6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堅 守 ● ● 1941

第一章 / 001

“既然组织已经决定,作为一名共产党员,我绝对服从!但是,我有三条建议……”“好钢用在刀刃上,就这一块好钢,到底用在哪个刀刃上?”

第二章 / 022

“实话告诉你,你真应该学学共产党,学学他们怎么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的,想想老百姓为啥愿意冒死保护他们,而你修桥补路却没人愿意干,还要去抓壮丁!”

第三章 / 035

“‘吃柿子专挑软的捏’,这句话用在一个人身上,是说这个人欺软怕硬,品德有问题。可是要用在打游击上,再正确不过了!”

第四章 / 056

“剿不灵?靠烧香拜佛灵不灵?”“他们穿一样的衣裳,吃一样的饭,唱一样的歌子。这样的人,都认得。”

第五章 /068

“过家家没有风险,那是游戏,不是打仗。打仗和游戏的区别就在于有无风险。现在,我们要做的是如何降低风险,不是逃避风险。”

第六章 /077

“玲子啊,你若还在世上,你能看到天上那张观音的脸吗?”“大师说得对啊!该修的何止是庙宇,家国都该修了!”

第七章 /089

“我问你,你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抬头,想找个女人搞浪漫爱情,还是封建思想作祟,想弄个压寨夫人?!”

第八章 /100

“逃兵是什么下场?是要枪毙的!”“不就是姓冯的团长不重用你嘛,他不用,别人就不用吗?就说我吧,那死鬼不用了,可是你在用呀!”

第九章 /111

“对我们有用的就要学,管它是敌人发明的还是朋友发明的。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,但是,战术没有正邪之分,只要有用,我就拿来用!”

第十章 /120

冯和平给师座呈上一份报告,不是“剿匪”计划,而是离职疗养申请。冯和平团长竟突然跪了下来,双肩颤抖,长跪不起。

第十一章 /127

“在座各位,谁现在教我一招,只要能把小日本打回老家去,你就是把我比作

猪狗,我都同意!”

第十二章 /144

“这么多年,贫僧想明白了一件事:当你举枪的时候,对面站着的可能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啊!”

第十三章 /155

“别的咱不敢吹,有两样我最自信,一是打游击,二是搞对象!”

第十四章 /166

“对我来说,佛旨最大,对你来说,军令至上。我如此老迈都敢破戒,何况你们热血军人!”

第十五章 /174

“革命者也是人,也要结婚成家生儿育女,要不然革命的后代从哪里来呀!”
“李先生,你不是华佗,我也不是关云长……”

第十六章 /188

冯和平在一排光屁股匪徒面前来回走了几趟,像看牲口一样,目露凶光……

第十七章 /197

“今天要让大家看看,我们游击队不仅能打硬仗,而且还有侠骨柔肠!”

第十八章 /207

“唉!苍天在上,谁能想到,你我兄妹,转眼间竟然成为敌人!”“也许有一天,

玲子会把枪口对准哥哥，哥哥将含笑面对，能倒在玲子的枪口下，哥哥无怨无悔！”

第十九章 /215

“老子那天夜里就是冲着你的新媳妇去的，可惜老子运气不好！”“你他娘的等着，我刘赣元一定会找你算账的！”

第二十章 /222

“一个人，一时失意是难免的，但是如果这失意是因信仰而起，那就会成为一辈子的不如意，与其如此，不如……”

第二十一章 /228

“永垂不朽，这词放在我身上不合适吧，马克思也没有说自己不朽嘛。”

第二十二章 /242

“叛徒是一种罪，不管你是哪一边的叛徒，你都是有罪的！这个罪，就像你身上的胎记，一辈子，甚至几辈子都洗刷不掉！”

第二十三章 /250

“以我的经验，这事就得搞突袭，速战速决，不能打阵地战，不然他老李就成了老黄瓜喽！”

第二十四章 /261

“只可惜，明月今犹在，青春不复返呀！”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也许，丁玲同志此时也在看着这轮圆月啊！”

第二十五章 /269

“不论男女,心里都有一块‘根据地’,都不想随便让别人进去。”“坚守不是人在这里就行了,还要把心安在这里,把根扎在这里!只有扎下根,才能守得住!”

第二十六章 /280

“说句不该说的话,陈总指挥对你不薄,你现在动了他碗里的肉,是不是太那个了!”

第二十七章 /289

“结婚不是政治工作,没有必要捆绑什么任务。只有过好日子,才能更好地干革命!”

第二十八章 /300

“真理和正义属于广大民众,自己站到更广大的民众立场上来,就不是叛徒,最多算是迷途的孩子,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。”

第二十九章 /309

“老李呀,马克思是搞经济的专家,见到他老人家,你问一问他,干革命到底需要不需要金钱!”

第三十章 /327

“政治上,我是唯物主义。爱情上,我是唯心主义。”

第三十一章 /335

“只要我刘赣元认准的事,绝不后悔,绝不改变,一定能守得住!我敢对党发誓,对革命是这样,对婚姻也是这样!”

第三十二章 /345

“爱一个人就像打仗,不一定每一仗都能打赢,但是不管输赢,还是要打,打完了才觉得踏实了!”

第三十三章 /354

“同一个‘剿’字,意义大不一样,原来那个‘剿’,是我老刘被剿的剿,现在这个‘剿’,是我老刘剿匪的剿!”

尾 声 /367

后 记 /369

第一章

1

连天上的鸟都知道，从南坡上麻岭只有一条路，山民称之为老路。远远望去，老路像一根棉线，弯弯绕绕地伸到麻岭脚下，连上一座石桥。桥头有两株百年的樟树，一直一斜，枝叶葱绿，树冠如盖。在两株老樟树两侧，布有一人多高的铁丝网，像是老樟树展开的双翼，一直拦到两侧陡峻的崖壁。两株老樟树之间是一道粗大的活动木栅栏，一块刷着大大的红色“×”字的牌子挂上面，透着几分森严。木栅栏前一排士兵手中的枪刺放着寒光，两条威猛的军犬利齿毕现，目露凶光，吐着鲜红的舌头，似乎随时准备扑上去撕咬。

这是国民党顽军驻皖南部队设置的路卡。自从1941年1月事变之后，所有进出的山里人都要通过严格盘查。当然，似乎只有天空中的飞鸟是管不住的。

太阳很暖，风很柔。一群鸟飞来，五颜六色，唧唧喳喳，落在铁丝网上，翘一下尾巴，丢下一片鸟粪，便掠过路卡，朝山上飞去了。山很深、很绿。

这一切，冯和平是从德国造的“蔡司”望远镜中看到的。作为五十二师某团团长，冯和平正在进行移防此地之后的第一次巡视。此时，冯和平身着笔挺的军装，端坐在马背上，缓缓放下望远镜，露出一张冷峻的面孔。这张面孔看上去颇为疲倦，一对青灰的眼窝在军帽的阴影里深如秋潭。

倏地，不知什么东西从他马前的草丛中蹿出，闪电般消失在路边的树林中。那匹栗色的战马显然受了惊吓，扬起前蹄，哐哐嘶鸣。冯和平不禁一提缰



绳，紧跟身后的贴身侍卫王大功纵身下马的同时，快速地拔出双枪，闪身护住了冯和平。

四周了无动静，只有戏春的蜂蝶翩翩地翻飞。

冯和平的心脏咚咚地狂跳着，少顷才定下神来。

王大功机警地环视了四周片刻：“可能是野物！”

“是呀，”冯和平摘下军帽，揩一把额头的汗，意味深长地说，“春天来了，该出来的都要出来了！”

“团长，您好几天都没睡好，还是回去歇着吧。”王大功插好双枪，说，“不会有事的。”

冯和平戴好军帽，一勒缰绳，掉转马头，扬鞭策马。栗色战马撒开四蹄疾奔而去，王大功催马跟上。马蹄的铁掌踏在山路上，声音脆亮，四面的山谷里传来阵阵回响。两骑战马在盘桓的山路上时隐时现，很快没入群山的翠绿之中。

进了麻岭山脚下的石牛镇，冯和平勒了一下缰绳，马蹄声慢了下来。自从移防此地以来，冯和平还是第一次发现这座山间小镇有着如此的古朴趣味。石牛镇是典型的山间小镇，纵横几条老街，各色店铺挤挤挨挨，分列两厢，墨檐粉墙，高低错落，颇有皖南韵味。青石板铺陈的街道被时光打磨得光可照人，斜铺下来的春日阳光，暖暖的，像涂了油彩。这大概就叫如诗如画吧。冯和平想，若不是因为战乱，这小镇也算是世外桃源了！只可惜，因为战事，小镇像失了魂魄似的，少了很多生气和活力。冯和平习惯性地摘下军帽，抱在胸前，任由战马缓缓地踏在小街的青石路上。青石如罄，马蹄声脆，冯和平像散心一般，听着悦耳的得笃得笃声，顿觉心底一片澄明。

突然，对面的一条街巷里传来一阵骚乱，是一群人在放肆地吵嚷，由远及近，声音越来越大。冯和平难得的好心境受到搅扰，马上拉下脸来，侧过身看了一眼王大功。王大功心领神会，不等团长发话便催马上前打探。冯和平骑在马上，闭上眼不停地揉搓太阳穴，想让自己静下来。

不一会儿，王大功便回来报告：“团长，是我们团的几个弟兄，酒喝多了，因为划拳闹得不痛快，自己人跟自己人打了起来！”

“带回团部！”冯和平立马脸色铁青，一边催马一边对王大功命令，“把他们的营长、连长、排长、班长一起叫来！”

“是!”王大功一边应着,一边打马而去。

团部设在石牛镇镇南头一座荒弃的小学堂里。冯和平进了团部,两个勤务兵赶忙迎上来。冯和平下马之后,把马缰甩给王大功,边走边脱衣服,脱一件扔一件,如天女散花般。一个勤务兵紧跟在冯和平的身后,捡起他一路扔下的衣服。待走到团部门前时,冯和平已脱得只剩下内衣短裤,露出周身雄健的肌肉。冯和平气呼呼地往门前一站,双手插在腰间,脚下却没闲着,一只脚踏一只,褪掉两只靴子,然后远远地踢开。勤务兵捡回靴子,没等冯和平发话,便招呼几个小兵蛋子一起,一人拎起两只水桶,小跑着去打水了。

团长生气了。团长一生气,就要冲冷水澡。这一点全团上下都知道!

虽说时至春天,但是山里毕竟仍有凉气,山间的溪水更是寒意未消。冯和平却不在乎,别说是春天,就是数九寒冬,冯和平照样冲冷水澡。冲冷水澡是冯和平读中学时就养成的习惯,不冷倒会让他觉得很不过瘾。

转眼间,勤务兵把水打来了。冯和平站在门前空地上,只看了勤务兵一眼,勤务兵马上明白,可以开始了。冯和平身材高大,这个勤务兵还是个半大孩子,显然不够高,于是搬来一只凳子站上去,拎起一桶水从冯和平的头上浇下来。就在水浇下来的同时,冯和平像通上电的喇叭一样,放开喉咙唱了起来:

“家可破,国须保,身可杀,志不扰,一心一力团结牢,拼将头颅为国抛……”

一边冲冷水澡一边唱歌,这也是冯和平团长的习惯。勤务兵也已习惯,所以也不觉得好笑,只管勤勤恳恳地往团长头上浇水。此时,冯和平团长就像一株久旱的树苗一样,忘乎所以地歌唱着。一桶水浇下去,就有当兵的拎着空桶跑步去打水,来来回回,像赶集似的。直到冯和平突然停住了歌唱,当兵的这才停下来,呼哧呼哧地喘气。

冯和平冲完冷水澡之后,刚刚换好干爽的衣服,王大功就跑来报告:“报告团长,所有人集合完毕,等候命令!”

冯和平调整好军容,跨步出门。几个喝酒闹事的士兵和他们的营、连、排、班长们都集合在门前。

冯和平正色道:“喝酒闹事的站出来!”



几个士兵歪歪扭扭地站出来。

冯和平问：“这些都是谁带的兵？”

班长站出来认领之后，排长、连长、营长依次都站到自己的士兵身边。

冯和平扫了一眼：“噢，原来是一营和三营呀！两位营长，你们的手下在大街上酗酒滋事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”

还没等两位营长开口，一个醉醺醺的士兵一边脱衣服，一边说：“团长，不用问营长，俺知道，俺知道咋办，不就是洗冷水澡吗？俺洗，洗一洗还能醒醒酒！”

冯和平看了看那个士兵，突然拎起一桶冷水，照着那个士兵的头上浇去。那个士兵上衣刚刚脱下，露出干瘦的上身，被这突然而至的一桶冷水激得一哆嗦，一下子瘫在地上。

冯和平扔掉水桶，命令道：“多来些人打水，让他们好好清醒清醒！”

呼啦啦一下来了二十多人，拎起水桶，抄起脸盆，排队跑步去打水。冯和平来回地走动，一边催打水的快些，一边骂浇水的站高些，整个军营里热闹得像救火一般。那几个喝酒滋事的士兵和他们的营、连、排、班长们一样，被冷水冲得嘴唇发紫、浑身发抖，一声也不敢吭，硬着头皮等着冯和平团长发发慈悲，快些喊停。

冯和平突然命令：“唱，唱《抗敌歌》！”

一阵发抖的颤音，走腔跑调，唱得七零八落：“家可破，国须保……”

与其说是唱，不如说是号，痛苦地号，简直不堪入耳。但是冯和平似乎并不感觉到难听，他登上临时搭起的瞭望台，朝着远处的群山望去。麻岭因其高峻而显得尤为夺目。麻岭，他是熟悉的，那是在对新四军的“围剿”中。想到这里，那惨烈的一幕又出现在眼前，冯和平不禁打了一个冷战。突然，他拔出枪，朝天啪啪两枪，然后大喊：“别唱了！”

痛苦的号叫顿时停下，周围突然鸦雀无声。

冯和平闭上眼，狠狠地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，对王大功平静地说：“让他们回去吧！”

麻岭是此地群山中的一座，也是最险峻的一座，山高林密，崖壁陡峭。此时，麻岭深处一个山洞内，黑暗阴冷。新四军军部作战参谋刘赣元和战友李闽南就躲藏在这里。事变发生后，突围中他们与队伍失去联系，算来已经有七十多天了。七十多个日夜，忍饥挨饿，经寒受冻，自不必提，单是个人卫生问题，李闽南就受不了。李闽南是洋学生出身，爱干净，因为受了重伤，躺着不能动，只能靠刘赣元帮忙才能动一动。为防国民党顽军搜山，他们几乎不轻易出山洞，唯一可以打发时间的方式便是闲聊。

李闽南说：“老刘，几个月没有剃胡子了，里头都生虱子了。要是女人多好，没有胡子！”

“老李呀，可别这么说，女人没胡子，可是有长头发，那东西收拾起来更麻烦！”刘赣元笑着说，“话又说回来，你老李要是女人，我跟你在一个洞里住那么多天，孤男寡女，说不定现在你肚子都大了，那麻烦就更大了！”

“老刘啊老刘，你这家伙，我是女人，也不给你生孩子！”李闽南说，“就你那呼噜打得跟打雷似的，生个孩子也被吓傻了！”

两个人开心地笑了一阵。笑声在山洞中回响。

刘赣元说：“老李，坚持下去，等回到大部队，我请你到城里的理发馆，找个女师傅给你刮胡子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李闽南说：“那可不行，那样会犯纪律，要关禁闭的。”

刘赣元说：“别怕呀，你刮胡子，好好享受，要禁闭，就关我！”

李闽南说：“算了！胡子还是咱自己刮，你老刘要请客就请我吃一碗腊肉面吧，我刚刚还做梦吃腊肉面呢！”

提到吃，刘赣元的肚子叫得更响了。算起来，已经饿了几天了。人饿的时候鼻子最灵，突然间，刘赣元凑鼻一闻，马上来了精神，道：“好吃的来了！”说着，随手操起一把短刀，便摸出了洞，同时给李闽南丢下一句话，“今天改善伙食！”

山虽深，却挡不住春天的脚步。俏皮的西南风吹了半个月，天暖和得喧腾



腾的。一夜之间，仿佛山里的花花草草都冒了出来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自然的清香，很是惹人。

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胡子拉碴，眼睛布满血丝。刘赣元从山洞里钻出来，俨然一副野人模样，腰间的驳壳枪和手中的短刀，与他冷峻的眼神一起放着寒光。也许在黑暗中时间太久，一出山洞，刘赣元的双眼被春日的阳光灼了一下，好一会儿才缓过来。刘赣元自小在山里长大，一闻空气中的清香就知道山里的野菜该冒出来了。对于大山，刘赣元太熟悉了，光凭鼻子，他就能把一座大山认个遍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茂密的林间长满了各种野菜。一见到嫩绿的野菜，刘赣元仿佛见到大鱼大肉一般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没费多大工夫，刘赣元就挖了一大堆野菜。就在他准备返回山洞美餐一顿，突然听到一阵敲树的声响。

唧唧——唧唧——唧唧唧唧唧……

声响发自不远处，刘赣元马上隐蔽起来，随手拔枪的同时，打开了保险。

唧唧——唧唧——唧唧唧唧唧……

敲树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还是这种节奏。这一定不是伐木，山民们都知道“春不伐，冬不植”。难道是一种联络暗号？如果是，是敌人搜山的暗号，还是我们突围失散的战友发出的暗号呢？

唧唧——唧唧——唧唧唧唧唧……

对刘赣元来说，这种节奏是那么地熟悉。跟着节奏，刘赣元在心里默默重复着。一遍、两遍……突然，刘赣元想起经常唱起的《新四军军歌》，心里默唱：

东进，东进！我们是铁的新四军！

东进，东进！我们是铁的新四军！

没错！就是这个节奏！

刘赣元不禁心中暗喜，过去唱军歌的时候，不就是这样打拍子的吗？他下意识地用枪柄在身边一棵大树上敲出同样的节奏。

唧唧——唧唧——唧唧唧唧唧……

刚刚敲完，那边也响起了回音，还是这种节奏。刘赣元又回了一次，对方也回应一次，如此几次，刘赣元确定：一定是自己的战友，或者是地方的同志。

自从突围出来后,已经和组织失散太久,一想到自己的同志,他的心抑制不住地一阵狂跳。

尽管刘赣元如此确定,但是他还是不敢贸然对话。倒是对方忍不住了,压低声音问:“请问是‘四老板’吗?”

“‘四老板’”是皖南群众对“新四军”的暗称。刘赣元听出来对方是当地口音,但还是不敢应答,怕是敌人使诈,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,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。

“四老板,我是烧炭的老程,程老黑。”对方又压低声音说。

一听是程老黑,刘赣元喜出望外。程老黑经常往军部送炭,每一次见到他,他都是一头一脸的炭灰,叫程老黑倒是当之无愧。刘赣元也知道,程老黑平时烧炭,其实也是当地的老地下党员,只是为了工作方便才一直没有公开身份。

“老程,我是刘赣元啊!”刘赣元显然有些激动,嗓音有点沙哑。

这时,只见从前面坡下的一棵大树上滑下一个人来,弯着腰快速跑过来。刘赣元远远就看见果然是程老黑。

“老程,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?”刘赣元拉着程老黑的手问。

“我在这一带转悠了好些天了,我猜这一带一定有我们的同志!”老程也很激动,“终于找到了!”

刘赣元四周看了一下,见没有其他动静,确定老程没有叛变之后,说:“这里不宜多说,进山洞吧!”

二人来到山洞口,刘赣元一进洞就喊开了:“老李,快来看啊!”

李闽南以为他弄到什么山珍野味,正想问时,却见他身后跟着一个人,下意识地马上抓住枪柄。

“好好看看这是谁。”刘赣元说。

山洞里的光线太暗,李闽南凑近了才认出老程来,激动地说:“这不是送炭的程老黑嘛!”

老程刚坐下来,刘赣元就打听突围的情况。

老程说:“听说情况不好,只有少数人突围,其余的同志,不是牺牲,就是被俘,还有一些同志失散了。不过,大部分突围失散的人员都藏在山里,因为山高林深,目前还比较安全。另外,地方党组织安排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以采茶、烧炭为名,上山寻找自己的同志,已经联系上了很多同志。”



二人听后,既难过又高兴。不管怎么说,总算跟组织联系上了,兴奋之情还是无法掩饰的。

“老程,有没有战地服务团的消息?”刘赣元突然想起什么,抓住老程的肩膀。

“听说都打散了,乱成一锅粥,分不清是哪一部分的。”老程摇了摇头,说,“在前面大山崖壁下,有一些女同志牺牲在一起,好像是集体跳崖了!”

刘赣元一听,马上站起来:“都是谁?有没有……”

老程叹口气:“很惨啊!血肉模糊,分不清谁是谁!”

刘赣元双目直直地盯着洞口,浑身一阵冰冷,脑际马上浮现出那张清秀姣好的笑脸,一身新四军的军装,显出女孩子的飒爽英姿,最可爱的是那一双大眼睛,和那一口悦耳动听的湘南话。

那一群牺牲的女战士里,会不会有她呢?但愿没有!如果没有牺牲,她现在又躲在哪里?有没有受伤?是一个人躲藏还是和其他同志一起?一连串的问题,瞬间冒了出来。此时,如果不是老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,他还不知道会愣到什么时候。

老程指着刘赣元挖来的一大堆野菜,说:“这些日子,你们受苦了吧。这样吧,你们先拿野菜垫一顿,我现在就下山给你们弄粮食去。”

刘赣元说:“老程,这样太辛苦了,也太危险!”

“放心吧,这大山我熟悉!”老程说,“天黑之前我来,还以‘啾啾’为暗号。”

刘赣元点点头。李闽南不知道什么“啾啾”,刘赣元解释之后,李闽南笑了,说:“这个主意不错。”

老程说:“多亏了《新四军军歌》,要不然我还找不到你们呢!”

李闽南说:“一家人不说两家话,老程,我这肚子里好久都没进米了,草根树叶倒是塞了不少,现在连屎都拉不下来了!”说到这里,李闽南似乎又想起什么,说,“老程,最好带些盐来,我们好久都没吃上盐了,吃了盐,身上就有劲了!”

程老黑点点头:“放心吧,我一定办到!”

刘赣元把老程拉到一边,显然有些为难,但是好像有话又不得不说。老程急了,问:“刘参谋,你说吧,你还信不过我吗?”

“这个山洞虽说隐蔽,但是太冷,一没吃的,二没药物,对李闽南养伤很不利,能不能想办法把他转移到可靠的群众家里养伤?”刘赣元盯着老程的眼睛,